

# “别提了”的语义演变及语用功能、语用心理

苏梦玲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别提了”在共时层面有多种不同用法, 由表示实义的动词词组演变成表达不如意的话语标记, 又进一步虚化, 从关涉负面信息扩展到进入非负面语境, 其语义、语用功能与语用心理在语言使用中都经历了一系列演变。

**关键词:** “别提了”; 语义演变; 语用功能; 语用心理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 一、前言

现代汉语口语中, “别提了”是一个较为常用的词, 由阻止听话人提起某事的词组到程序义更强的话语标记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当前学界研究“别提了”的文章仅有少数几篇。有的从语法化的角度讨论了“别提”的语义演变路径, 如侯瑞芬(2009)和耿翠翠(2011)。侯瑞芬(2009)对“别提”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他对比了“别说”与“别提”, 认为“别提”涉及的是话题, “别提”的演变首先经历了词汇化由动词短语变为动词, 再经历语法化由动词变为副词, 而话语标记的“别提了”是从动词短语“别提了”发生语义演变来的。耿翠翠(2011)将“别提”根据语义、功能及所出现的语境分为五种, 区别了作为短语和作为话语标记的“别提了”在语义、共现成分、句法位置的不同, 同时他也认为作为话语标记的“别提了”是直接由短语“别提”直接演变来的。而郭智慧(2016)则从构式语法学的角度对比了话语标记的“还说呢”与“别提了”, 认为“别提了”表否定义的性质是突显消极情绪标记功能的语义基础。此外, 姜丽娜(2015)也运用构式语法理论研究了相关构式“别提有/多 X(了)”, 韩晓明、李琼琼(2018)探讨了“别提(有)多(么)X(了)”构式高程度义的产生机制。

那么,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 1. 作为话语标记的“别提了”究竟是在短语“别提”还是在动词“别提”的基础上经过语法化演而来, “别提”有没有副词用法? 2. 话语标记“别提了”除了像以上几位学者认为的用于表达不如意的心情, 是否还有别的语用功能? 3. “别提了”在语用中究竟背后表现了说话人怎样的心理。针对以上几个问题, 本文将从“别提了”的语义演变和语用功能、语用心理做一个细致的探讨。

## 二、“别提了”的语义演变及其特点

### (一) 语义演变

“别提了”是由“别提”而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作为话语标记的“别提了”究竟是怎样由“别提”演变而来, 演变过程中又有几个步骤是值得细细斟酌的。先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1) 一会儿，这七八十位进来了：“谢谢爷赏！谢谢侠客爷！”“得了，都给我滚出去，**别提了！**”<sup>1</sup>（《雍正剑侠图》）

(2) 九龄细问：“邓贤兄，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什么要摔酒杯长叹呢？”“唉！**别提了**。因为我父亲最好闲谈，好下围棋……”（《雍正剑侠图》）

(3) 芊芊笑着说：“他一回家呀，那份兴奋劲儿就**别提了**，绘声绘色，加油加酱的把你们这些英雄，怎样力战恶霸的情形，都告诉我爹了。（《水云间》）

(4) “哥哥，您从哪来呀？”“嗨，您**别提了**！我到了一趟江西，我又到了一趟山东，又回了一趟山西。唉呀！我走的日子不少啦，我这一次累也受得挺大的。这么大年纪总不出门，出门之后，还真是有点想家！”（《雍正剑侠图》）

(5) 穆桂英听了，十分高兴：“曾奎，这图是怎样得来的？你见到世汉和云英没有？”“**别提了！**要不我怎么给大家道喜呢！”穆元帅说：“喜从何来呀？”“是这么回事……”曾奎连说带笑，当着众人的面，把详情述说了一番。（《小五虎演义》）

例（1）中“别提了”位于句末，意为“不要提起话头”，阻住对方继续话题，具有实在的概念意义，且语气强硬，是最初最直接的意义。例（2）中的“别提了”相较于例（1）则语气相对缓和，虽然实际上亦是阻止对方继续话题，但会紧接着在“别提了”后说明不要再提的原因。此两例中的“别提了”是短语，其结构为“别提+了”，其中“别提”当为动词短语，“了”为语气助词。到例（3），“别提了”已经不再表示阻止话题，此时“别提”的意义已经凝结，成为动词，表达显而易见不需要多家说明的意义。例（4）、例（5）中的“别提了”则更进一步虚化为话语标记，起到提起话头的作用。例（4）中“别提了”用于负面语境，作为抒发不如意的开始；而例（5）中的“别提了”则都脱离了负面语境，负面语义进一步被削弱，是欲抑实扬。下面我们继续看语例，进一步捋顺“别提了”的演变路径。

(6) “你早跟我说呀，兄弟！我家里还有好些事呢！你嫂子还让我给她买花呢！”“得了，**别提买花了！**你买花呐，上吊吧！”陈龙可真没辙了。（《雍正剑侠图》）

(7) 高宗笑道：“彭元瑞这个人，你们再**别提起他了**，朕为你们都称他博学，……朕想他那么博古通今，总无有不知道伪，岂知元瑞也出了丑，竟也回奏不知道，竟被朕一难就倒。”（《清朝秘史》）

可以看到以上（6）—（7）例中，使用时“别提”与“了”之间常常能够加入名词性表话题的对象，还可在“提”后加上补语“起”，此时的“别提了”结构较为松散，“别提”亦还没有完全词汇化为动词。而例（1）到例（2）语气上由重到缓的变化，也正是“别提了”语义虚化的表现，为之后进一步虚化为话语标记奠定了语义基础。

随着“别提”词汇化为动词后进一步语义虚化，“别提了”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通常用于句末，前面往往是形容词性成分或名词性成分，表示某一事物的某一属性状态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用不着细说就能领会，如上例（3）、下例（8）。

<sup>1</sup> 本文语料皆来自于 CCL、BBC 语料库。

(8) 一天晚上, 梦见自己在报上发表一首诗, 那高兴劲**别提了**, 一蹦三尺高, 拿着报纸给这个看, 给那个看。(人民日报 1998-05-28)

侯瑞芬(2009: 134)认为这种用法的“别提”已经语法化为副词了, 他举例到“我这篇文章**别提多精彩了**。(钱滨《突出重围》)”, 认为这里的“别提”和后面“多”一起充当后面成分的状况, 已经失去了动词性, 成为了副词。但我们看这一例可以通过变换变成与例(8)句中一致的形式: “我这篇文章的精彩就**别提了**。”变换前后的语义基本没有变化, 显然在变换后的句子中“别提”应该是动词而非副词, 具有明显的动词性, 那么变换前的句子中“别提”应该也是动词。侯瑞芬在这里还举了另一例“正在林小枫胡思乱想的时候, 娟子的手机发出了短信提示声……这短信来得**别提多**是时候了, 内容也棒。(王海鸰《中国式离婚》)”, 他认为“别提多……了”在这里充当的是句子补语, 这也说明“别提”已经失去了动词性成了副词。但仅由“别提多”充当后面成分的状况或“别提多……了”充当句子补语就认为“别提”演变成了副词是还需要斟酌的, 我们认为这里的“别提”还只是动词性的削弱, 动词性并没有消失, 只是因为太过显而易见而不需要特别说明, 这里的“别提”应当还是动词, 只是并非典型的动词而向动词范畴的边缘演化了, 因此这里的“别提了”应该是动词“别提”加上语气词“了”构成的动词性短语。

“别提了”由例(2)中表较为平缓语气的阻止继续某一话题的进行并阐明原因, 进一步语义虚化, 演变到例(4)中并不表示阻止某一话题的进行而是借此表达自己的“不如意”。此时的“别提了”已经基本虚化为话语标记了, 主要意在阐明“别提了”之后的发生在自己的不如意之事, 抒发自己的不如意之情。如下例(9)(10), 在“别提了”之后说话人详细的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以抒发自己的无奈苦闷的情绪。

(9) 刘氏说: “官人这二年上哪里去的, 为何永不回来? 叫家人不放心。”石成瑞说: “唉! **别提了**, 一言难尽。我皆因好游山玩景, 闹出事来……”(《济公全传(四)》)

(10) 正自忧愁, 张耀宗来了, 与大家见过礼, 忙问: “大人在哪里?”高源说: “**别提了!**”就把已往之事一说。(《彭公案》)

我们可以看到, “别提了”到例(5)中则进一步虚化, 与例(4)中的“别提了”作比较, 可以看到例(4)中的“别提了”重在抒发自己的不如意, 内里其实是存在希望听话人听其述说, 而不需要听话人作何回应, 表达的是负面讯息, 其语义基础是“别”的否定语义。到例(5)中, “别提了”则在后接续正面讯息, 说话人此时表现的不是“希望不要再提某一话题”, 而是期待听话人提起来的, 好让自己继续讲后面的好的讯息。可见“别提了”的语义进一步虚化, 扩大了其使用的语境, 从只用于负面语境到也可用于非负面语境, 来看下面两例:

(11) 太平: 显对你好吗? 韦氏: 瞎, **别提了**, 他倒是对我好, 整天恨不得把我捧在掌心里, 一刻见不着我, 就像丢了魂儿似的满宫里找!(《大明宫词》)

(12) “**别提了!**长女于绮春归多年, 夫婿是龙箫客朱英, 春老认识这个人。”“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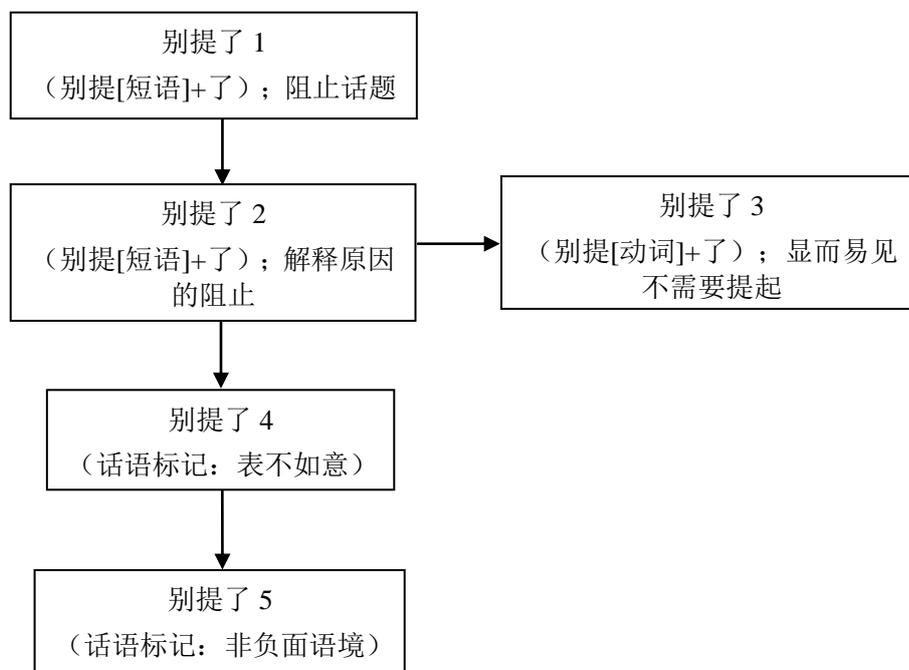
不错，龙箫凤剑，一手遮天，是江湖道道上颇负盛名的人物。呵呵！恭喜！恭喜！”（《侠影红颜》）

上例（11）中“别提了”表面来看是让说话人别提了，其实内里是暗含炫耀之意，直接表达正面讯息。而“别提了”从负面语境到非负面语境的演变，其实经历了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从例（12）中可窥一二。例（12）中，道喜之人明显觉得说话人“长女”结了一门很不错的亲事，不是什么不如意之事，但在原文中其实说话人因为女婿重回江湖置其女于不顾而对女婿并不满意，认为这门亲事并不如意，此时两者可能出现表达和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别提了”从负面语境扩展到非负面语境，经历了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听话人和说话人的心理可以作三种不同解读：第一种，说话人认为某事不如意，听话人也认可那确是一件令人不如意的事情；第二种，说话人认为某事不如意，而听话人则认为回答者是在谦虚或炫耀，这正是例（12）所展现的情况；第三种，说话人表面表现出不如意实际是谦虚或炫耀，而听话人也这么认为。处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时，“别提了”的语义进一步虚化，失去了否定意义，其用法也就从负面语境扩大到非负面语境，走向更深层次的语法化。

（13）**别提了**，我特别羡慕那些喝水都可以胖的人，而我吃再多也胖不了，所以我还是保持苗条身材好了。（微博）

如上例（13）就是典型的用“别提了”假意羡慕别人变胖很容易，其实是炫耀自己拥有苗条身材。

由此，“别提了”语义逐渐虚化的演变过程推演如下：



（“别提了 1-5” 分别表示在例（1）-（5）中的语义情况）

## （二）“别提了”的演变、语法特点

1. “别提了”在现代汉语中，由表实在概念意义阻止继续某话题一步步虚化到作为话语标记可以用于非负面语境的几种语义情况均仍有使用。且从目前的语料分析结果来看，“别提了”产生时间大约是在明代，在清就已经有明显虚化后的用法，已经演变成了话语标记，演变速度是较快的，可以推测这是“别提了”在日常口语生活中非常常用的结果。

2. 根据表达意义的不同，“别提了”在话段中的位置也有差别。“别提了”在表实际的阻止话题时结构比较松散常常会在中间插入其他成分，故其在使用中要么单用，这时的语气比较强烈；要么多位于名词性成分后的句尾，表不要再提前面名词性成分涉及的话题。此外，“别提了”表示某一事物的某一属性状态显而易见、不言而喻时往往是跟在形容词性成分或名词性成分之后，位于句尾。表其他语义的“别提了”，如语气轻缓地请求别提某一话题，或话语标记化之后的“别提了”则一般都位于语段的开始处，或直接位于最首，或前有语气词或称谓语。

3. “别提了”的语义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语义与语用从对等到不对等的变化。这里的语义指的是词的概念义，语义与语用对等是指“别提了”在最初使用时，其语用意义与字面呈现出的概念意义是一致的。而随着“别提了”在口语中使用变多，使用范围扩大，语义逐步虚化之后，其语用意义则慢慢不再是字面上的阻止某一话题的提起、继续，而是表面上说“别提了”实则借以抒发自身不如意的情绪，甚至是走向其实内心期待得到认可肯定或是希望对方继续提起，这时语义和语用呈现出一种不对等的状态。

4. 随着“别提了”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经常用于非阻止话题提起的语境中，“别提了”中的“了”有时可以写作“啦”。这时的“别提啦”或是显得语气缓和轻松，甚至带着些活泼，如例（14）；或是加强了语气，表现出更加强烈情感，如例（1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别提啦”换成“别提了”，则语气更显坚硬、严肃。

（14）王一瓶接过来，在桌子角上磕掉铁皮盖，扬脖咕嘟闹了一大口，接着咧嘴问：“那一瓶呢？”**“别提啦**，大前天过八里庄，让皇军给‘新交’去啦！”洛玉像真有那么回事地说。（《敌后武工队》）

（15）“对日本人是背后叫J a p，当面总是奉承；对中国人是当着面儿骂，满不客气！**别提啦**，咱们自己不争气，别怨人家！问我点别的事好不好？别提这个了，真把谁气死！”（《二马》）

## 三、“别提了”的语用功能及其语用心理

根据前文结合语例的分析，我们将“别提了”的语用功能总结为如下三个，并分析其背后的语用心理：

### 1. 阻断话题

“别提了”用于交际中阻止听话人提起或者继续某一话题，此时说话人内心不希望提到这个话题或者想要阻断对方提起的某个话题。可能的心理原因是：一，该话题会使说话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实际带来不好的影响使说话人利益受损，也可能是使得说话人心理上不适；二，说话人觉得某个话题没有提起的必要。而“别提了”要想成功达到阻断话题的功能效果，需要满足：说话人在交际中要有足够的话语权让听话人接受说话人停止该话题的指令；说话人不是开玩笑式的提出“别提了”；听话人能够成功接收到说话人发出的停止话题的讯息。而说话人为了使听话人成功不再提起该话题，往往会作原因的解釋，这为听话人停止话题提供了理由，也通过量的原则给了听话人足够的信息让这个话题失去继续的必要性。

## 2. 表达情感

“别提了”逐渐虚化后，可承担说话人的情感表达功能。“别提了”可以用在某种情况显而易见的语境中，这时说话人觉得某种现象或情况表现不需要再说明就足以不言而喻；或者用于展现某种性状属性的程度之深，表达说话人强烈的情感状况或鲜明的情感倾向。如下例（16）、（17）：

（16）就连长期稳定不变的火车票也上调了一倍多。住宿就更**别提了**，价格变幻之快令人眼晕。（福建日报 1992-2-20）

（17）雁宝一见到这群家鹅，那个亲热劲就**别提了**，啄啄这个闻闻那个，简直就是不亦乐乎！（文汇报 2003-5-31）

而“别提了”演变为话语标记后，多数置于说话人抒发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如人意之事之前，说话人并不是不想提起该话题，反而是借用“别提了”提起话头，引起听话人的兴趣，从而更畅快地讲述自身的不快，更好地抒发自己的不如意之情。此时，说话人说“别提了”更多地是出于发泄自己的不快情绪，以期得到听话人的同情。

## 3. 寻求肯定

话语标记“别提了”进一步虚化之后开始用于非负面语境，也就是“别提了”之后跟的不限于负面的事件，也可以接着讲述带正面信息的事件。这时，说话人非但不是不希望人提，也不是抒发自己的不快，而是期待听话人能够从正面肯定他提到的话题，期待继续谈到更多的讯息，从而满足说话人谦虚、得意或炫耀等心理。

## 四、结语

“别提了”我们当前的日常生活中，既有短语的用法，也有话语标记的用法，其中“别提”从最初的动词短语演变为动词，而后由动词“别提”+“了”进一步演化为话语标记。随着“别提了”在话语中的广泛使用，“别提了”的语用范围也得以扩展，从常用的负面语境演变成也能进入正面语境。从语用功能及其心理来看，“别提了”或用于阻断话题，或表示程度之深显而易见、无需赘言，也能用于提起话题表达不如意或表示谦虚、炫耀。

作为短语和话语标记的“别提了”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口语中十分常用，其语义的演变和

所表达的语用效果和语用心理都值得细细品读分析,但局限于当前语料库的及时性与“别提了”本身的口语性,本文对“别提了”的探讨可能还不能达到足够的深度。日后,将试着收集能够反映“别提了”目前使用状况的日常口语语料,将“别提了”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

#### 参考文献

- [1] 耿翠翠.“别提”的词汇语法化[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 [2] 郭智慧. 试论语用标记“还说呢”[D].浙江师范大学,2016.
- [3] 侯瑞芬.“别说”与“别提”[J].中国语文,2009(02):131-140+191-192.
- [4] 韩晓明,李琼琼.汉语“别提(有)多(么)X(了)”构式高程度义的产生机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02):75-79.
- [5] 姜丽娜.“别提有/多 X (了)”构式研究[D].吉林大学,2015.

## Semantic development, pragmatic function and pragmatic psychology of "bieti le"

SU Mengling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usages of "bieti le" in the synchronic level. From the verb phrase expressing the real meaning to the discourse marker expressing the dissatisfaction, it is further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negative information to the non negative context, its semantic,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psychology have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 in language use.

**Keywords:** "bieti le"; semantic development; pragmatic function; pragmatic psychology